

寒
論
識

傷寒論識目錄

卷一

辨太陽病脉證并治法上

卷二

辨太陽病脉證并治法中

附辨少陽病脉證并治法

卷三

辨太陽病脉證并治法下

附辨少陽病脉證并治法

卷四

辨陽明病脉證并治法

辨少陽病脉證并治法

卷五

辨太陰病脉證并治法

辨少陰病脉證并治法

卷六

辨厥陰病脉證并治法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脉證并治法

傷寒論識卷二

日本信濃淺田惟常號識此一號栗園遺著

紹興中西醫協會監察委員長何廉臣鑒定

協會常務委員兼文獻員吳幼廉校勘

辨太陽病脉證并治法中

是篇主傷寒而論麻黃之類。故肇於葛根湯。而熾於麻黃湯。至於大青龍湯而極矣。蓋傷寒治法在發汗一途。而發汗之或過或不及。不啻表不解其急者。不轉陽明則陷厥陰。是爲其病道也。因又錯綜桂麻二湯之變。次之以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條爲發。凡已下二十四條。論誤治後之轉機。終之以四逆湯也。雖然。陽明以下。至于厥陰。各設其篇。以辨各位脉證。則在此篇當惟論太陽一脉證。而今論之於此者。無論準據。

於本位焉。所以聚百端之轉機。視之如一。使人能得稽其病道。而發活於我。也不唯於此。於它篇亦皆然。是爲中篇之前結矣。又發汗之或過。或不及。其緩者漸轉少陽。否則屬太陰。是爲其病道也。於是乎繼前結之後。聯標曰傷寒中風。以呼應桂麻二湯。而論柴胡之類。挿建中。顧黃連。提調胃。顧大柴胡。及白虎水逆二方。而火逆三方。龍骨牡蠣之柴胡。顧白虎。及桂枝甘草朮之附子。熱結膀胱。顧熱入血室。收以桃核抵當之劑。是爲中篇之後結矣。且取諸其證。則承上篇頭項強痛。而論項背之几。遂及乎身體疼痛。以窮於煩躁。中興於胸脇苦滿。至於少腹硬滿而止焉。輒曰反不結胸。以爲下篇之根基。其條理貫通。前後終始如一。自非至聖。誰能如此哉。

太陽病。項背強。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標以太陽病者。分篇首頭項強痛之例。而二之也。故此條曰項背強。麻黃湯。曰頭痛。猶上篇桂枝湯桂枝加葛根湯之例。無汗。卽上篇有汗之反對。以邪

屬傷寒故也。惡風與麻黃湯同義。惡寒之互文也。蓋葛根湯在於麻黃湯之部位。而輕於麻黃湯。故邪氣未迫骨節。而猶著筋脉。然至其變。或不無重於麻黃湯者。是以葛根自終始於葛根。而直接裏證也。是故此篇先於麻黃湯而揭之。次條直舉太陽與陽明合病。以論及陽明。又次舉葛根黃連黃芩湯。以論接少陽。以一結其類也。

按本論每條以者字爲舉證斷方之設。而此條無之可疑。可發汗篇玉函外臺風下有者字爲可從。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 去節桂二兩 去皮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一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按葛根湯屬麻黃湯部位。麻黃有專攻之能。故不須啜粥之助也。將息同霍

亂篇作消息。可以徵焉。消息字見易老子七發等。將息字見管子弟子職及王獻之帖。皆同義。程子易傳云。消息謂進退也。方有執曰。消息猶斟酌也。傷寒直格云。謂損益多少也。蓋此說本于公羊傳何休註。公羊傳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後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何休註。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管子職曰。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亦同義。本論消息二字。得之而義自明矣。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此以下二條論二病同起者治例也。必者必然之義。自者自然之謂。合病之下用者字。又用必字者。明下利爲合病證也。蓋此證胃實候未嘗見。其稱陽明。唯是指裡而言。夫表熱熾盛。不能汗出。一時迫及裡。則裡氣不得發越。其勢必擾動。下奔而下利。乃謂之二陽合病。於是與葛根湯逆挽邪氣於表。則不治下利而下利自愈。此與後世用倉廩散逆挽湯等。以治疫利。正同其轍。

也。然偶有熱邪。雖暴入而不下利。反上逆爲嘔者。是葛根加半夏湯所主。而非常有之證。故此條曰必下利。而下條不曰必嘔也。按病之於合併。更有數證。今以下利爲證。亦示其一端爾。又按太陽而下利者。其類有三。邪內攻。下利一也。合病下利二也。壞病下利三也。此三者。皆不主下利。隨證治之。不可不明辨焉。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此與前條同其機而異其情者也。不下利。乃對必自下利而言。兩相反之辭。乃與桂枝加葛根湯曰。反汗出。葛根湯曰。無汗。以互相發者同義。此外邪怫鬱。不能汗出。裡氣擾動。亦不能下。奔遂上逆。爲嘔者也。故名曰合病。但嘔之一證。不急救之。將妨飲食。且兼治之。亦不爲難。於是葛根湯方中加半夏半斤。以治嘔也。故嘔下置者字。以示其主證。可見與上條異其情也。蓋此嘔與中風乾嘔。傷寒嘔逆。及少陽之嘔。太易相混。然中風傷寒之嘔。表熱內壅之

所致。此則兼裏邪而發也。至于少陽之嘔。則其始未有嘔。經五六日而爲嘔。故雖不往來寒熱。爲柴胡證也。半夏瀉心湯曰。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證具。可以見焉。按若此條之於嘔。麻黃湯之於喘而胸滿。則素發其始而未至少陽。既在于陽明。故皆誘諸表於發汗者也。合併之於名。豈非關治法之先後乎。讀者不可不識焉。

葛根加半夏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二兩去節湯泡 生薑三兩 甘草二兩炙 芍藥二兩 桂枝二兩去皮 大棗十二枚擘
半夏半斤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黃。減二升。去白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

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芩湯主之。

太陽病指葛根湯證而言之。而又言桂枝證者。是其始不惟自葛根變。又有自桂枝變者也。夫此二湯證當以汗解。而誤下之。故云醫反。凡曰醫曰反者。深責其誤之辭也。今下之下利遂不止。則脉當微弱。陷于陰位。而脉反促。則知浮緩浮緊之脉。尙逐促鱗次。而邪在表也。故曰表未解也。雖然。以己既下之。則邪氣不無陷于裏者。因揭喘而汗出之一句。以示邪勢奔于裏之機也。凡本論有裏證兼表證者。則以表未解三字該之。如此條尤其著者也。傷寒論分經。表未解下補而裏已病四字。得之。喘而汗出。與汗出而喘少異。汗出而喘者。爲自汗出而喘也。喘而汗出者。因喘汗出也。喘汗之間。挿而字者。示而字上爲正證。而字下爲兼證也。他挿而字者。皆同此例。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條。與此證相反。可參考。蓋下後發喘汗出者。動輒陷于陰位。而今用此方者。耑在表未解一句。但欲攻其表。則奈旣奔于裏之勢何。又欲救其裏。則奈表之未解何。於是葛根以制其表。芩連以清其裏。則莫論于下利之不止。

喘亦猶自止。亦猶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治吐下。蓋彼寒此熱。所以代乾薑以葛根也。此似合病非合病。故不擬前二條之例。

按以上四條爲一類。

葛根黃芩黃連湯方

葛根半斤 甘草炙二兩 黃芩二兩 黃連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此麻黃湯正證也。舉頭痛於發熱之上者。對葛根湯之項背強。以繼述頭項強痛之義也。旣標曰太陽病。則頭痛發熱惡風。自含畜于其中。而再提之於此者。意與桂枝條同。身疼腰痛。骨節疼痛。卽詳陳綱例體痛之義也。蓋此三證。非一病人具之。要在就其一證而知麻黃之軌範。其不云或者。以皆是麻

黃主證而不爲兼證也。亦猶桂枝湯旣舉惡風惡寒之意。置無汗於下者。身疼等之證。示皆由於無汗也。喘上加而字者。示其爲客也。是對前條喘而汗出一句。以辨其差別也。今雖不言脉緊。然可因無汗而推知之。是猶綱例不言無汗。而以脉緊該之也。按此條當標曰傷寒。而今曰太陽病者。亦有義而存焉。綱例曰。惡寒體痛嘔逆。今比之于此條。惡寒劇於惡風。嘔逆甚於喘。故不曰傷寒。而惟標其本位也。且彼條先言或已發熱。或未發熱。而此條先言頭痛。次言發熱者。則是以其已發熱者言。彼此宜照鑒。以認傷寒之狀態矣。

麻黃湯方

麻黃三兩 桂枝二兩 去皮甘草一兩 杏仁七十個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

太陽者。以麻黃湯言之。而證兼內壅。故名爲合病。喘而胸滿也。與喘而汗出義同。喘者麻黃之所主。今合之以裏熱。則其勢壅盛。至爲胸滿也。故重在喘。而不在胸滿。而治喘亦猶葛根湯制自下利之畧。蓋爲太陽之喘乎。有胸滿之證。爲陽明之喘乎。未至腹滿之候。表裏混合。而或疑其宜下。雖然。合病之治法。以先表而後裏爲順。故戒之曰不可下。以寓可發汗之意也。陽明篇曰。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又曰。陽明病。脉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是也。乃知此條爲麻黃湯及承氣湯例之也。今冠宜字。而復沓主之者。是但就太陽之面目。而謀之彼等之治法例之謂也。

按例曰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胸滿得無已非少陽之一證乎。雖然。胸滿之不至苦滿脅痛。亦猶心下痞之不至鞕耶。胸滿及心下痞之爲證。皆是類少陽而爲未具者。故有發熱惡寒。則取之太陽。以桂枝

麻黃治之也。表證既去。但胸滿。則與桂枝去芍藥湯。心下痞。則與大黃黃連瀉心湯。

太陽病十日以去。脉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脅痛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者。與麻黃湯。

太陽病十日以去者。謂其得病以相距經十日之久也。以去猶言以上。以己古通。史記越世家以服爲臣。漢書張良傳曰。殷事已畢。皆與己通用。玉函千金翼俱作己去。可以見矣。蓋此一句以麻黃湯言之。當其一二日二三日之初。既現麻黃證。而脈浮緊不得寢也。浮細浮之小也。猶謂微緩之類。嗜臥者。不喜起也。今也脉勢頗減。而頻嗜臥。則爲表證已去。故曰外已解也。雖外已解。內不無屬少陽。若少陰者。其在少陽也。陽明篇所謂腹部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云云是也。其在少陰也。所謂但欲寐是也。於是乎知細之爲脉。亦其有變化也。論中已以弦細爲少陽。以沉細爲少陰。

以浮細爲向解之候。則其於嗜臥亦當。以脉之浮沉弦細熱之有無察其陰陽與已解耳。設者虛假之辭。假設柴麻二湯以辨其未解者有二道也。王肖堂曰。此是設爲變通之言。非爲服柴胡湯而脉浮也。夫麻黃之於胸滿。柴胡之於胸痛。相似易混。故一舉證。一舉脉互文以決之也。但者徒也。與實同。漢書賈誼傳云。非實倒懸而已是也。脉但浮者一句。承十日以去而論。不唯一二日二三日。雖過十餘日。不妨表發也。陽明篇云。外不解。病過十日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與此祇同。乃柴胡湯麻黃湯之例也。

按以上三條爲一類。蓋麻黃湯無汗之證。漸熾而作喘。喘又漸熾而作胸滿。胸滿良久而至于發脇痛。是自麻黃湯轉變之樞機也。且首條葛根湯接以二陽合病。終以葛根芩連湯。而今又揭麻黃湯。次以合病。終以小柴胡湯。編旨井然有條理。不可不潛心深察焉。

太陽中風。脉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

是正傷寒之候。而曰太陽中風者。示所以變作傷寒者也。下條中風之候。而曰傷寒者。示其所歸在傷寒之地者也。大青龍湯。中風傷寒互稱。小柴胡湯。傷寒中風兼提者。皆舉其本色而示之耳。蓋此條承麻黃湯來。故至疼痛。其候全與麻黃同。不汗出。亦言服麻黃而不汗出。與麻黃之無汗者少異。但不汗出而煩躁。彼所無。所以有此方之略也。然此方非爲煩躁設。爲不汗出之煩躁而設。故一不字更藏機。凡辨證。宜着眼於異處。而觀焉。脉微弱以下。乃中風之候。顧桂枝二越婢一湯之脉微弱。而相與發陽浮陰弱之脉例也。服之則厥逆。亦是上篇末章得之便厥之意。筋者。筋經也。惕者。怵惕之惕。乃懼也。言筋脉不寬舒。瞤濡純切。目動也。取之皮肉瞤動之義。通雅曰。手足掣縱。

卽筋惕肉瞶也是。是又所謂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之意。爲逆者。謂背治逆法之義也。蓋此等證非常常有之者。必待誤汗而有之。若血虛人得邪氣。或致此證。誤攻之亦益爲逆。故舉以戒之也。爲逆下。諸注本皆有以真武湯救之六字。恐係後人之所補。何則。其變何止此乎。故論中往往雖有逆證。未嘗載救之之方。例曰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此乃處方之樞要。亦不可不審焉。

按此湯之變有二道。一則厥逆筋惕肉瞶。是爲真武湯。一則惡風煩躁不得眠。是爲乾薑附子湯。而又有進於陽位者。猶上篇桂枝湯之變之於四逆之於承氣也。蓋厥逆之逆爲重。以其人本不可服而誤服之也。煩躁不得眠爲輕。以其人本當服而過服也。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桂枝二兩去皮甘草二兩杏仁四十個去皮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石膏如雞子大碎